



異地作為回望的方法： 歐洲歷史敘事下的展演空間生產

海外藝遊計畫成果報告書
劉紀彤

一、計劃摘要

這趟八十七天的旅程，我從瑞典、芬蘭、丹麥、德國、捷克一路到波蘭。旅行不是為了見證已知的事物，而是一段瓦解固有認知結構，重新辨別感受、再建構與思考的過程。

拜訪藝術家Karolina Bregula居住的斯塞新，經驗到波蘭最西邊與最東邊的邊界城市從過去到此刻之複雜性。也去拜訪藝術家Molly Haslund，從丹麥首都到她位於西海岸的故鄉，經驗了城市與鄉村間不同的地景和藝術生態。在看似相近的瑞典和芬蘭，則意識到王國與殖民地的脈絡差異，將生產出完全不同的觀點與詮釋方式。走訪奧斯維辛，思考作為暗黑觀光的熱門景點的同時，小鎮本質與居民生活為何。

而柏林，是個有千百種反思歷史途徑的城市，某天，我在柏林市中心、在《慾望之翼》中付之一炬的波茨坦廣場上，望見了SONY企業總部建造的富士山。身為臺灣人，掌握此造型語彙象徵的國族意識，只需一瞥的時間。然而，在那曾發動戰爭、殖民臺灣的日本，我想不起曾參觀過什麼具有歷史反思的空間。

此計畫聚焦於不同歷史敘事下生產出的多樣展演類型，概括了博物館、城市導覽、藝術空間、藝術計畫、作品與事件等，有的跨越了國家，承接城市認同的複雜性、續鄉村邊陲的特殊性；有的直面生命與歷史間的矛盾，創造了穿越隱蔽過往的路徑。當然，旅行途中的所遇所聞並非全然正向，有時開放包容，有時卻極端保守而可怕，就像臺灣一樣。

關鍵字：超克歷史,暗黑觀光,地下世界,邊界

二、計劃實施成果

1.時間：2024/7/1-9/27

2.遊歷國家：瑞典、芬蘭、丹麥、德國、捷克、波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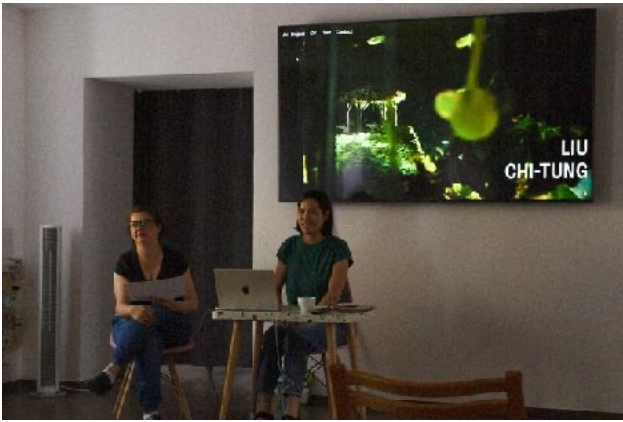
3.行程表：

國家	日期	城市	重點行程
台灣	7/1出發		
瑞典	7/2-7/8	斯德哥爾摩	• 瓦薩沈船博物館 • skansen露天博物館
芬蘭	7/8-7/18	赫爾辛基	• HAM當代美術館 • Art Museum Ateneum • Kiasma Finnish National Gallery • 建築師Alvar Aalto的作品 • 芬蘭堡
德國	7/18-8/1	柏林	• 地下世界的三場導覽 • C/O Berlin • 猶太博物館 • 史塔西博物館 • 魔鬼山 • 佔屋聚落
丹麥	8/2-8/5	哥本哈根	• 拜訪藝術家Molly Haslund • 拜訪建築師Aspasia Balta
	8/6-8/11	日德蘭半島	• 拜訪Kunsthal Thy藝術空間與藝術家Anna Bak • 拜訪ET4U藝術計畫與主持人Karen Jensen, Klavs Weiss, Johanne Randen • 拜訪Hygum Kunstmuseum和藝術計畫Country Town，空間主持人Lisbeth Hermansen • 海岸二戰碉堡
	8/11-8/16	哥本哈根	• Cisternerne蓄水池美術館 • Louisiana museum • M/S Maritime Museum • 克里斯欽自由城
捷克	8/17-19	布拉格	• 布拉格地下老城

國家	日期	城市	重點行程
波蘭	8/20	克拉克夫	• 市場地下博物館 • 舊猶太區 • 二戰猶太隔離區 • 辛德勒工廠 • 維利奇卡地下鹽礦場
	8/23-28	奧斯維辛	• 奧斯維辛集中營兩區 • 古城區 • 奧斯維辛居民記憶博物館 • 柏格森咖啡館、猶太博物館和猶太會堂
	8/29-9/3	比亞維斯托克	• 參訪Arsenal Gallery • 辦兩場分享活動 • Memorial Museum Siberia
	9/3-9/9	斯塞新	• 拜訪藝術家Karolina Bregula • 參訪Lokatorne – place for anti- disciplinary activities • 辦一場分享活動
德國	9/9-9/11	Oldenburg	• 參訪Edith Russ Site for Media Art，拜訪策展人Edit Molnár, Marcel Schwierin • 辦一場分享活動
波蘭	9/12-9/14	Sokolowsko	• 參訪 IN SITU 當代藝術基金會
德國	9/15-16	柏林	
波蘭	9/16-23	斯賽新	• 拜訪策展人Anna Ciabach • 拜訪 T R A F O 當代美術館與館策展人 Stanislaw Rusza • 參訪Market Groseria藝術計畫，拜訪計畫主持人Malik Meyer，與參與藝術家：Klara Gmiter, Ola Supernak, Kolja Kraft, Jules Rodgers, Katarzyna Kupiec, Marcel Tadeusz Jarocki, Julla Kroner, Julia Hałas
	9/24-9/26	華沙	• Zacheta-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 Otwarty Jazdów芬蘭小木屋
台灣	9/27		

3.國外分享會：4場。

分別是在波蘭比亞斯托克的Arsenal Gallery（8/29.8/30）、波蘭斯塞新的Lokatorne – place for anti- disciplinary activities(9/5)、德國奧登伯格堡的Edith Russ Site for Media Art(9/10)。



4.台灣分享會：2場。

分別於台南的海馬迴光畫館(10/25)與台北的慢慢生活美(12/1)。



三、藝遊筆記

1. 看似相似，實則不然：瑞典與芬蘭



過往在理解這兩個國家時實在很單純，大概就是社會福利制度很好、民主很進步、設計業很厲害的國家。實際前往時，意識到一樣是首都的「堡」，瑞典首都的是很完整的「王宮」以及結構完整的古城，芬蘭赫爾辛基的芬蘭堡則是海上的「防禦堡壘」。意識到兩地之間過去五百多年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芬蘭堡的興建過程中，瑞典迫使其他城市（例如波瓦人）離開家鄉，住在赫爾辛基，這正是現今首都發展的緣起。而芬蘭堡是瑞典為了與俄國對抗的重要防禦前線，然而十八世紀瑞典戰敗，芬蘭被瑞典割讓給了俄國。

這樣的歷史背景也影響到當代藝術的樣貌，在參觀美術館時，比起瑞典和丹麥，芬蘭有許多策展主題和藝術作品比較是在討論認同的問題。

例如：赫爾辛基的Kiasma美術館展出的「Feels Like Home: Kiasma's Collection Exhibition」，其中Titta Aaltonen的作品My Name (2017)，便在探討名字和語言的關係，因為過去的政權輪替，一個家族可能會有瑞典文、俄文、芬蘭文等多國的名字，藝術家邀請觀眾將家族名字寫下。

其實，儘管是現在，官方語言中還有瑞典文，每一件作品牌上都有芬蘭文、英文、瑞典文，三種語言。殖民背景使用什麼語言和自我的認同之間並沒有衝突。姆明（台灣慣稱為「嚕嚕咪」，英語：Moomins、瑞典語：Mumintrollen、芬蘭語：Muumi）系列文學作品，作者



Tove Marika Jansson(1914-2001)是用瑞典文書寫的，但都稱之為「芬蘭文學」。

我在芬蘭反思著台灣文學中語言的使用，立場與認同。

2.童話王國的暗黑面：丹麥



整體上來說，北歐國家對兒童特別好（柏林則是對學生特別好），從各館舍的門票價格、交通系統的設計、各空間中兒童可使用的空間（再小的咖啡店也會有兒童遊樂區）。小孩在這裡都很吵，他們話很多，不會被大人阻止。看著這一切如此自然而不可思議的三十歲女性如我，會有種，啊，如果是在這裡養育下一代，孩子會過得很幸福的想法。

在丹麥，過往偉大王國給出的貴族氣息之中，以及安徒生童話給予的魔幻濾鏡下，天鵝和灰色醜小天鵝、街角與火柴散發的火光，都異常夢幻。走出住宿處，街道上隨處都是孩子剛玩完、剛滿足的離開的見證，也在這裡見到了許多和兒童一起玩的藝術創作。

藝術家Molly帶我從哥本哈根前往日德蘭半島，日德蘭半島是歐洲大陸的尾巴，因此地形平坦。丹麥土地比台灣大四分之一，人口比台灣少，豬隻則比人多，非常久以前就發展了極為完整的工業化畜牧業生產線。過去和Molly聊天之時，她曾告訴我丹麥的「自然」不如台灣多，他們從小如果有假期，父母親就會帶他們去瑞典的森林裡。這一趟旅行跨越了整個丹麥、見證了數百年畜牧業後的人造自然地景，我才能了解她說的話。



因此有許多藝術作品探討的主題是和氣候、土地、環境有關的創作，特別的是和觀眾互動、共構的方式為主進行的創作也不少。例如：ET4U藝術計畫，圖為拜訪ET4U與主持人Karen Jensen, Klavs Weiss, Johanne Randen正在製作的空間。他們從1999年開始至今，曾和當地居民一起製作7.5公尺高、7公尺寬的《昆蟲旅館(Insecthotel)》，讓昆蟲有地方住下、繁衍、形成生態鏈。



拜訪Hygum Kunstmuseum和藝術計畫Country Town，空間主持人Lisbeth Hermansen長期購買西海岸閒置許久而便宜的房屋，將他們改成可以駐村的空間。我們去拜訪時正好是空間成立三十年的紀念展，邀請三十年前在這裡展出的藝術家來提供作品做展出，其中有些作品都是做來獻給她的。她說：「不管是什麼國家、什麼美術館，沒有人可以叫我過去展覽，只有來 Country Town才能見到我和我的空間。」



然而，整個國家很少關於「二戰投降被德軍佔領」的討論。無論是在台灣和我一起上街頭支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老朋友藝術家Molly，或是新朋友（中年當代政治學老師），甚至是丹麥最大的博物館。在丹麥博物館中，關於中古世紀、維京時期等都是將近一層樓的空間來討論。但是，關於二戰的歷史，只有一面展板，上頭短短一篇文章並沒有提到投降成為德國的佔領地，也沒有討論作為德國的合作者丹麥做了什麼，王室和人民是受壓迫屈辱的？或得到相對的報酬和獲利？都沒有。

幸好在西海岸，拜訪了一群年輕的藝術家：Victor, Oliver。在燈塔上，我提出了疑問，以及我在海岸線上看見的無數碉堡。他們回應了我，他們說上一世代的人還是不願意談這些挫敗的歷史，整個王國並不想回望那段時間，二戰在此成為空白的歷史。



而關於「侵略和殖民他人」的部分，相對的，博物館中有比較大一些的展區討論了非洲和格陵蘭島，以及其他地區。不過在人與人之間也是有類似的狀態。一位當代政治學老師，在我們初次見面之時，他滔滔不絕地跟我聊台灣歷史，是這趟旅程中唯一知道南島語系的歐洲人。然而，當我問起眼前我們正咀嚼的非洲食物，是否是來自殖民歷史脈絡，而生產出品味？

他說：「我們沒有殖民地。」

他的希臘太太問：「那格陵蘭島呢？」

他回：「恩……好吧，但是你要知道，我們壓力很大。」

這讓我想起在柏林看見的Pia Arke (1958-2007)個展，她一生用自己的身體（丹麥父親與格陵蘭島母親）探索個人生命與風景，影像和民族誌生產等，在殖民母國與被殖民之間矛盾複雜的關係。

展間一處資訊寫道：「丹麥人並不喜歡她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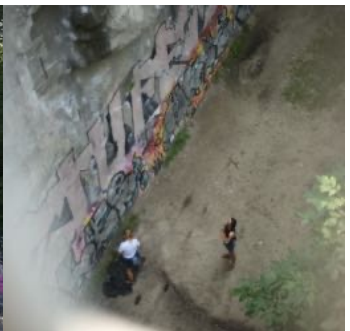
3.無具體規劃的柏林

關於文化的政策和歷史建物的保留，過往聽過各種關於柏林的好的言論，尤其是大學在南藝大的時期，記憶中老師總是用一種崇拜又神秘的語氣，說明著他們眼裡的柏林。柏林的確很棒，對我這個歷史控來說，這裡真是太精彩了。然而我想特別提出來紀錄的，是這個城市成為當今現況的過程中，並非為我們想像的，制定出完美的文化政策，然後實踐。恰恰相反，是一大堆無路後退亦無法前進的慘狀，一系列恰好的錯誤和權力的失控，命運般的成為一個歷練而性感的城市。

豐富多元的文化並非柏林過往藍圖中的規劃，在二戰戰爭的毀滅中、冷戰下產業鍊全失的落敗首都，發展文化事業是逼不得已的處境中的妥協，成為這個城市繼續存在的方法。例如：下圖中的建物為希特勒發動二次戰爭前蓋的砲台防空塔，戰後英美法俄國曾經想要將所有防空塔銷毀，但過於堅固耐用的德國製防空塔非常不容易摧毀，需花費非常多的炸藥和人力與經費。



因此，現在還有數個留下，如右上圖中的防空塔，法國炸到一半放棄了。這裡現在成為了平坦柏林難得的小山丘，爬起來有點像小森林，也有點像公園，人們在這裡運動、辦活動。而民間組織Berliner Unterwelten也有導覽行程帶領人們進去被摧毀到一半的防空塔內部。





這次的旅程中，有一個展覽最適合用來談我所描述的城市乃至於國家生產過程。德國歷史博物館的「未採取的道路—或者：事情本來可以有不同的結果」，整個展覽的時間軸從1989年回推到1848年，在當中提出了幾個重要的事件，將事件的前因後果給推敲出來，並對每一個事件提出一個疑問，假若當時做的選擇不同，或遭遇不同的狀況，又會是如何。

例如眾所皆知的「1989年11月9日德國圍牆倒塌」，這起事件其實並非因為東德領袖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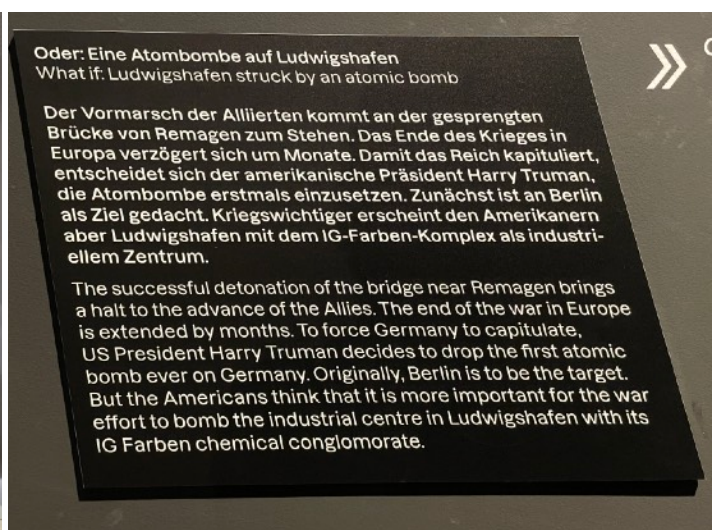


或經過嚴謹的討論共產政體決議放棄極權統治，走向兩德統一，而是一系列的荒謬的誤會與時代的力量而促成的壯舉。那一年6月4日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德國掀起了民主浪潮。然而儘管如此，關鍵其實是一場記者會，關於一個新的旅遊政策的頒布，一個搞不清楚狀況的政府發言人和敢問問題的記者。

東德政府發言人沙博夫斯基（Günther Schabowski）在電視直播中，口誤宣布了邊境開放。記者追問下，他照著旁人給他的紙條，漫不經心的誤判了內容並且說道：「即刻生效，刻不容緩。」民眾看到了這樣的直播，全部湧上街頭，造就了柏林圍牆倒塌的壯舉。然而，在展覽中，展覽對觀眾提問，假若當時東德政府反悔、決議鎮壓，甚至血腥鎮壓，向中國的六四事件一樣，那今天德國會變成什麼樣子？



另外一個事件的提問，更讓我感到驚訝。1945年當美軍要進攻德國時，要經由萊茵河上的一條橋，德軍要炸掉這座橋來防止美軍的成功佔領。3月7日德軍炸橋行動卻失敗了，由於德國總是能製造出堅固耐用的結構，因此美軍成功進入德國。這條橋的炸毀行動失敗間接導致了希特勒的失敗，使希特勒在4月30自殺身亡，德國投降。展覽提出，當初美軍研發原子彈原先是為了炸德國，逼使德國投降。假若，當初橋樑成功差毀，美軍無法順利登陸德國，希特勒不投降，那麼，原子彈的首場戰場將會是德國，且很有可能是柏林，或是重要的港口與化學工廠。那麼，現在會變什麼樣子呢。



這趟旅程中，7月20日遇到了布蘭登堡門前舉辦的驕傲遊行（同志大遊行）。過幾天後，當我再次經過，竟然被每一個丟出來的議題給震撼。右一圖是一群白人男性發起的「反墮胎法律合法」的遊行。右二圖是一群阿公阿嬤，他們的布條上寫的反英美法，挺俄國的標語。



在德國不斷反思二戰屠殺猶太的歷史過程中，除了好的發展之外，也走出過於極端的處境，衍伸出了新問題。在去年以色列和加薩走廊的戰火之中，政府帶頭支持以色列。若有人公開反對以色列，會遭受到旁人輿論壓力，甚至遭工作單位的反制。



但也因此，在德國的猶太人也可能再次成為眾矢之的。我在德國期間，每一個關於猶太紀念的機構，都得經過嚴格的安檢才能入場。右圖為柏林最大的猶太會堂，現為博物館，門口標語寫的是「以色列的傷痛就是我們的傷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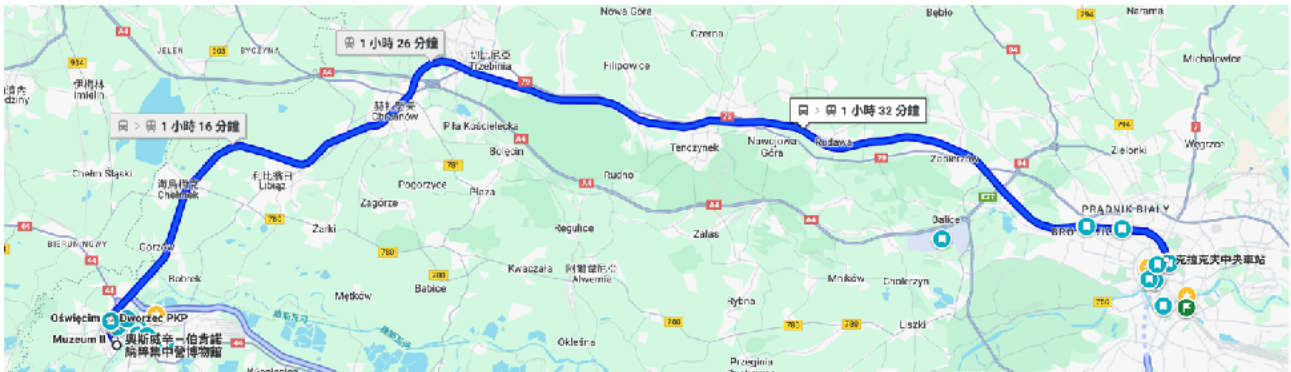


但是，如果不同意，他們會上前討論、辯論，這是我覺得很棒的。



4.綠島經驗給我的疑問：奧斯維辛

2018年3月我曾去過奧斯維辛，從波蘭古城克拉科夫出發，搭乘車程約一個多小時的巴士，直達奧斯維辛博物館(MEMORIAL AND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的一號集中營門口，參與導覽團後，再跟著導覽員去搭巴士前往二號。二號參觀完後，坐上返回克拉科夫的巴士，結束這個暗黑景點的參觀。



2021年由於前往綠島駐村的經驗，讓我意識到歷史大敘事之外的可能——監獄不是原本就在，那這裡除了監獄有什麼呢？地方的過去、當下和後來的人在哪裡？監獄不是一個單獨可以運作的機構，它和周邊的環境、產業、人之間的關係為何？除了監獄裡的人的受難經驗，人既然活著，他的複雜性，生活記憶、抵抗經驗呢？為了回應我的綠島經驗，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做了一堆作品來回應。

後來，我有個疑問，那麼奧斯維辛呢？它已經成為二戰歷史中非常熱門的暗黑觀光景點，但遊客都是從美麗的古城搭公車當日來回。奧斯維辛好像就只是一個殺了數百萬人的集中營。但真的是這樣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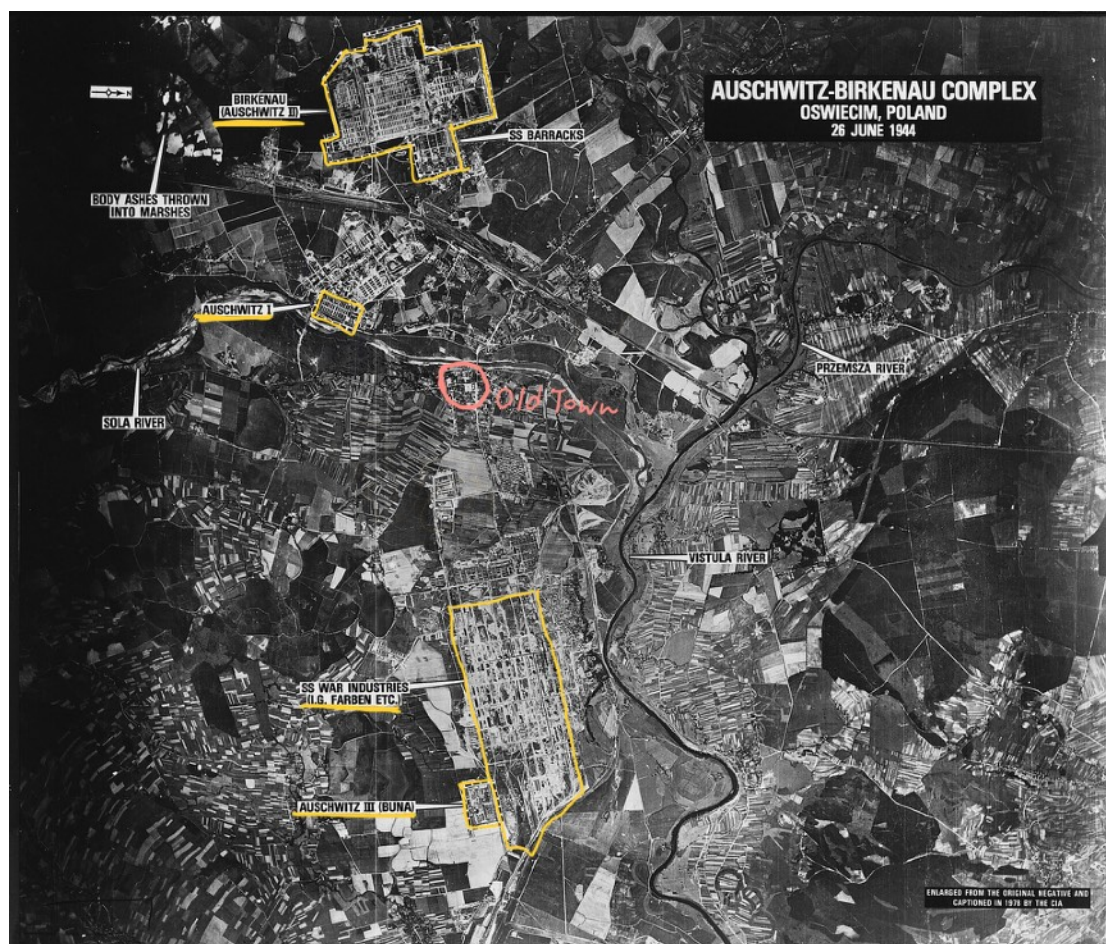


圖為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的奧斯維辛二號營

因此這趟旅程中，我花了一段時間住在Oświęcim，很幸運的解開一些困惑、得到一些對話。其實德文的Auschwitz和波蘭文的Oświęcim指向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德國納粹蓋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後者指的是一個平凡古老的小鎮。這個小鎮因座落於歐洲中部，加上維利奇卡地下鹽礦場千年來的產業鍊，以及地方過往開發的業務需求，鐵路系統特別發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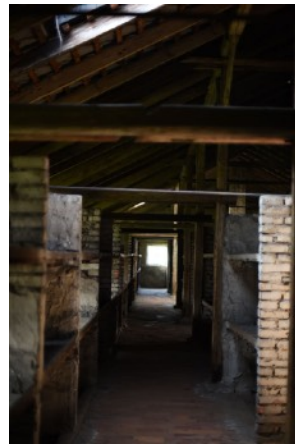


我很好奇，為什麼集中營一號（Auschwitz I）和二號（Auschwitz II-Birkenau）的空間差異如此大。一號的建築群一棟一棟很完整，還種有許多樹木，如果沒有背景知識，直接抵達現場或觀賞照片，可能會誤以為是一個漂亮的學校，或者不錯的老舊社區。二號的建築群大多已經在1945年被德國人自己燒光，為了煙滅屠殺規模與證據，現在二號集中營留下的建物不多，空蕩蕩且非常巨大，還留下了許多燒到一半的毒氣室和焚化爐。經由在小鎮中各大大小小的館舍探索，我終於理解到奧斯維辛一號、二號和三號（Auschwitz III-Buna-Monowitz），在背景以及功能上的差異。





一號營（位於上圖中中間，較小）的磚造建築是波蘭人蓋的，建於納粹佔領波蘭之前，早在1910年代及作為邊境戰亂而無家者的收容難民營，部分也作為軍營使用。納粹除了關押猶太人，亦關押少數民族、同性戀、政治犯。



二號營是在納粹佔領後，因為需求過甚（奧斯維辛一號營尤其關押了眾多波蘭政治犯）而興建的。因此二號營是在很快的速度下完工的，一開始使用磚造，但很快的改成使用木材（取得較為容易，要燒毀也燒得很快），工法亦更為簡陋。並且它在德文中其實不稱為集中營，而是滅絕營（德語：Vernichtungslager）。被送進來的目的就是為了滅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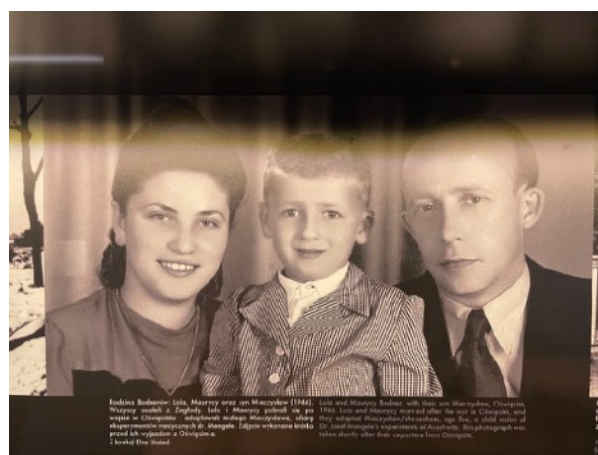
三號營（現在沒有成為博物館的一部分，亦無開放參觀；圖為猶太人畫下的）則是德國戰備重要的IG FARBEN軍事化學工業區，被關押的犯人部分被送到工廠作為勞工，當他們因為生病或飢餓而毫無力氣，便會被淘汰、送去毒氣室，最後燒死。

這次的旅程中，我發現除了以實際受難場域規劃的奧斯維辛博物館，在小鎮中也有居民談歷史和記憶的方式——柏格森咖啡（Cafe Bergson）、猶太人博物館（Jewish Museum）和猶太會堂（Synagogue）。這三棟建築物在同一個街廓中，前兩者是猶太居民的家：現在三間一起管理，咖啡店作為入口進入，從庭院前往博物館和會堂參觀。



在這裡我才意識到，這個小鎮除了是波蘭的小鎮，也曾是一個60%猶太人口的小鎮，並且猶太社群在此已有四百年的居住歷史。這樣的比例算高，但在納粹入侵前的波蘭並非特例，波蘭王國以前頒布的憲法保障了外國人居住的權利，因此波蘭一直是歐洲最多猶太社群的國家，也是在納粹大屠殺中，全歐洲死傷最慘重的地方。

因此奧斯維辛的歷史更複雜了，這裡不只是我原本想像的猶太人和波蘭人的問題，原本住在這裡的猶太社群也被納粹抓去集中營。因此，在這裡的博物館我看到了更深刻的討論，這裡的波蘭居民和猶太人之間在不同時刻上的關係，牽涉到經濟與權力，碰觸到友情和人性；以及納粹佔領前的猶太社群，和戰後的猶太社群，牽涉到無數難以啟齒的傷痛，碰觸到無法言說的困境。猶太博物館中搜集留下的照片、書信、物件和歌曲，一個個的向觀眾說明大敘事之外的奧斯維辛故事。



以右上圖為例，這是一張戰後一家三口猶太人一起合照的全家福。不過照片中的小孩並非這對夫妻所生下的，孩子的父母和其他家人都已經身亡，他們領養了這位孩子，成為一家人。

戰後，有些猶太人回來小鎮了，儘管集中營就在附近，儘管家已經變樣，畢竟小鎮是他們的家鄉。然而，過往傷痛還未有機會平復，新的挑戰已經發生，冷戰下共產勢力的冷酷對待，猶太人再次遭受到惡意，有些人甚至成為了政治犯。奧斯維辛小鎮的猶太居民因此紛紛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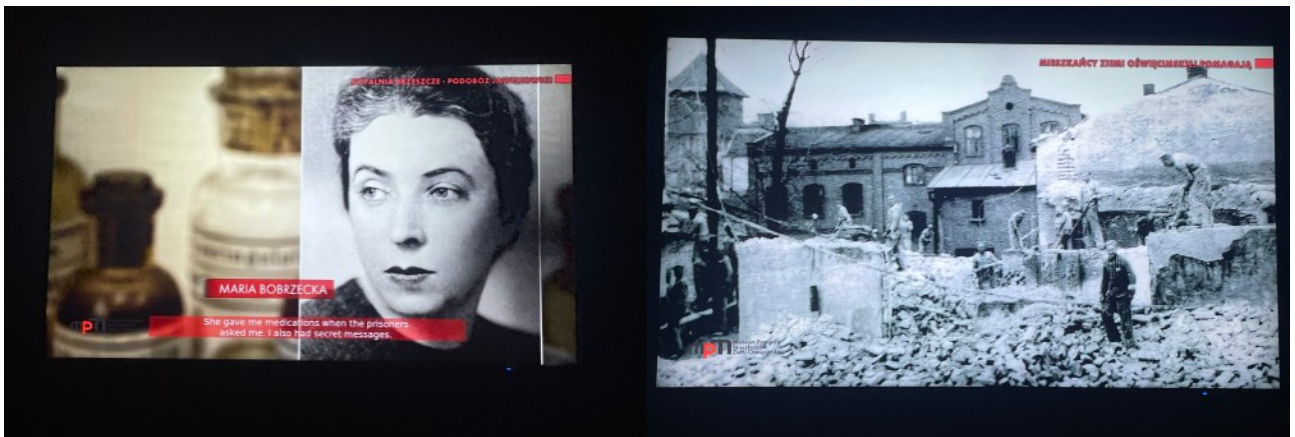
不過，有一位移居去瑞典的猶太人，Szymon Klüger（1925 - 2000）在1961年回來了。而上述提及的柏格森咖啡館，就是他的家。在這個原先有 11 名家庭成員的家庭中，包括父親辛查（Symcha）（戰前是一名梅拉米德人，也是當時居住在奧斯威辛的眾多宗教教師之一）、母親弗里達（Fryda）和六個孩子，只有 Szymon 和他的兩個兄弟姐妹（姐姐 Bronia 和弟弟 Moses，他們搬去美國）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其他成員都在二戰期間遇難。

他的晚年成為一位訴說猶太社群記憶的耆老，在博物館和會堂修繕完工前三個月，他過世了。從此，他成為最後一位奧斯維辛猶太人。猶太社群的四百年歷史在奧斯維辛到此終結。





在小鎮另一處，有一間由波蘭政府於2018年決議要成立的，剛完成的奧斯維辛居民記憶博物館（The Remembrance Museum of Land of Oświęcim Residents）。這個博物館裡面有各種口述影片，探討的面向是地方和被關押犯人之間的關係，共同努力的抵抗納粹。其中有許多是關於居民如何努力的協助被關押的犯人，例如提供藥品、食物、衣服，協助寄信，又或者協助逃亡。也有眾多居民因此成為被關押的政治犯。



剛看完展覽時我感到很感動，但這裡有個疑問，不可能所有波蘭人都是充滿善意的幫助者、支持著，也有跟納粹合作的合作者、加害者，身為一個博物館，應當將其做更全面的討論。這也可能是當時執政的極右翼政府想將波蘭置入特定歷史上的歐洲受害者身份中，所成立的博物館之一。因此需要更為謹慎去思考。

在離開這個小鎮之前，我鼓起勇氣和咖啡店店員攀談，聊著他們的歷史，我的感受。我問他們是怎麼接受這些事情的。她回答：「你知道的，我在這裡出生、長大，這些都是我的一部分。當然，死亡人數很嚇人，但我們不斷在學習跟繼續記憶這些歷史。」

這成為我之後在歐洲被問，中國和台灣關係的時候，總會想起的一段談話。

5.來自東方的短暫租客



我來到了藝術家Karolina Bregula居住的城市斯塞新，這城市的建築物跟別的地方很不一樣，波蘭近百年不斷被瓜分、獨立又被德國和俄國佔領，二戰後又經歷冷戰，所以各個地方都有自己的脈絡和現況，要一個個地方觀察和理解它的故事。



拜訪Karo的藝術空間Lokatorne—place for anti- disciplinary activities，我得知了Lokatorne指的便是這個城市的社會狀態生產出的名詞，意思是「短暫的租客」。斯塞新於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之前原本是德國的城市，二戰後德國輸了、俄國贏了，夾在中間的波蘭失去了部分最東邊的土地（成為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的國土），亦得到了一些德國最東邊的土地（例如斯塞新）。

因此，戰後波蘭最東邊的人民被分配到最西邊來居住，如果他們不願意，將會被俄國送至西伯利亞流放，或者在當地被破勞役或殘害。當時，大部分的人都認為這只是暫時的，因為過去戰亂頻繁，只有再有戰爭，他們很快就可以回家。這處境可能有點像我們的外省人，他們沒有想到自己會去一個異地居住一輩子，再也回不去家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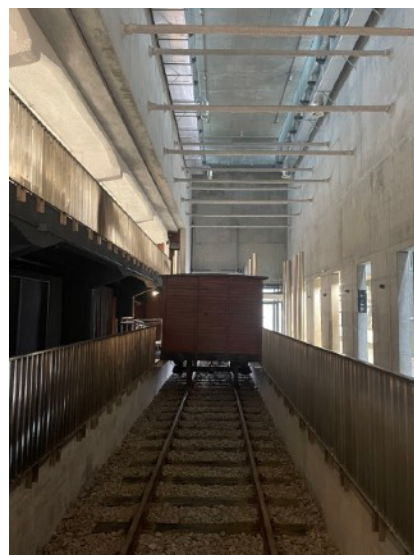
這讓我想起我在柏林的一座防空塔中，得知在戰後防空塔曾經成為從東歐來的德國人難民營，當時我以為是英文太差，聽不懂導覽員的意思。但在斯塞新的時候，我突然懂了，原本住在這些德國最東邊的德國人，他們的國家戰敗後成為了難民，被迫要離開家鄉。他們留下了他們的城市，留下了住了好幾代人的空房子，前往陌生的地方尋找出入。然後這些來自東方的波蘭人被置入他們的空房子中，在這個城市租了一輩子的房子。



其實來斯塞新的前一站，我是從現在波蘭最東邊的城市比亞斯托克來的。我去那裡拜訪了 Arsenal Gallery，和烏克蘭策展人 Yulia 相處了一週，辦了兩場活動。那段時間我和 Yulia 交流的挺愉快，可能因為她也是外國人，搬到這個城市沒有很久，比較不是一個在地人帶路的狀態。很多時候我們一起散步，一起探索不確定的事情。很多時候，我問她的問題已經問倒她了。但有一天我不小心說錯話了。我問她：「妳先生怎麼沒有跟你一起來波蘭工作呢？」話從口出，我馬上後悔，戰爭中的國家，男人怎麼出境，怎麼往西遷移。

在比亞斯托克中心的外圍有一個西伯利亞記憶博物館（Memorial Museum Siberia），這個博物館建在 Poleski 火車站遺址 / 軍事倉庫中，以及鐵路上。這條從馬路上 / 博物館外，通道博物館內 / 展場入口的鐵路，緊扣這座博物館的主題，關於——被俄羅斯驅逐出境，通過鐵路、送往西伯利亞的波蘭人的命運。

Siberia 是地區，Sybir 在波蘭語是監禁和流亡的象徵，從早期俄羅斯帝國統治波蘭即將囚犯送往，在 1940 年代，大量將政治犯、知識分子，甚至平民百姓，一波又一波的流放。戰



後，蘇聯的戰勝，導致合理瓜分、扶植波蘭與其他東歐國家，導致悲劇並未結束。這時我突然在想，過去學習的歷史，其實是戰勝國譜出的版本，缺失了許多面向。



在這裡看展的時候，我還不曉得比亞斯托克和白俄羅斯的邊境，早已有一場數年的對峙。這場對峙是白俄羅斯總統再次當選後，歐盟不承認他的合法性，因此製造的報復行動。白俄羅斯騙了中東的難民，他們說歐盟開放了一條從白俄羅斯進入、穿越波蘭邊境、進入歐洲的方式。眾多中東難民付費來到了邊境，卻過不了。這時，若他們想回頭，便會被射殺。這個事情比烏俄戰爭還久，但我在台灣沒聽過，在比亞斯托克當地也沒聽說，一直到在搭火車七個半小時遠的斯塞新，偏僻郊區的一間邊境雜貨店，才聽說。



6.邊境上的雜貨店：Market Groseria



在波蘭與德國的邊界上的村莊Stolec，有一群年輕藝術家他們進入了一間閒置七年的雜貨店。過去，雜貨店對村莊居民來說是一個消費的場所，更是一個邂逅的場所。藝術家們以此為基底，創建一個為期一個月（8-26-9/26）的開放空間，並將其擴展為社區中心。

藝術家們的目的是創造一個人們可以見面、交流的場所。來 Market Groseria 參觀的既有他們認識多年的居民、遠自他方的朋友，也有第一次見面的人。他們每天提供咖啡和茶，有安排好的表演、音樂、展覽、研討會和會議，也有和居民互動中產生的工作坊、製作的雕塑或合作，藝術家們制定了計劃並跟隨著觀眾的反應，就像一個行動劇場不斷流變。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驚艷的藝術計畫，參與的藝術家有波蘭人、德國人、法國人等等，他們用很生活、很基本的方式，和當地社群做了很多討論。例如從食物的口味、石頭的路徑、祖母的筆記本、茶的口味、湖泊傳說的版本差異……。但是可以討論出很細節而深刻的問題，例如一個德國人，他在他出生的城市、他工作的城市、邊境村莊，他被指認的身份（非洲裔德國人、德國人、西德人）完全不同。



法國藝術家帶來三個行李箱，一個是外婆的行李箱、一個是媽媽的行李箱、一個則是自己的。三個行李箱裝著每個人的物件，有筆記本、相片、外套、手錶等。乍看是私人物品，其實譜出了一段歐洲史。在這裡，每個人都很樂於對話，我也和他們分享我的作品《她是從本島來的駐村藝術家》。

